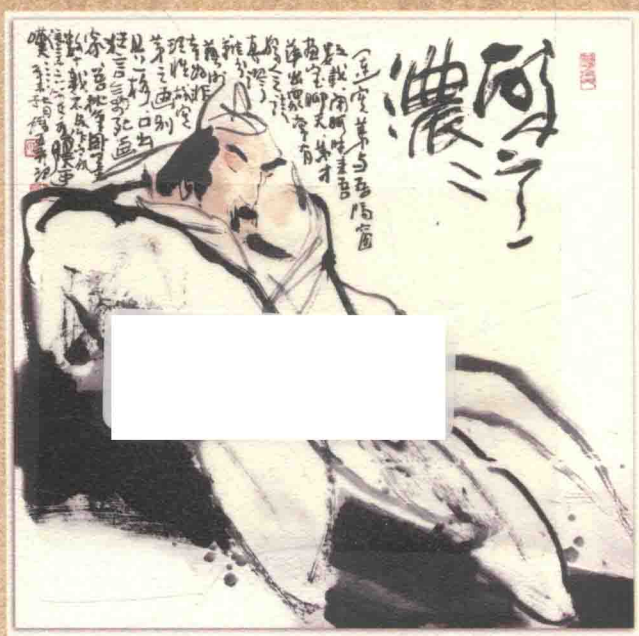




水运宪
著

惟天在上



运宪弟与吾隔窗数载，闲暇时来吾画室聊天。弟才华出众，常有惊人之谈，真谬难分。艺术本为非理性，故宪弟之画，别具一格，口出狂言，气死画家。吾枕笔卧墨数十载，不及作家信来之笔，可叹，可叹……

辛未秋月增亚并记

CBS 湖南文艺出版社

惟天在上

水运宪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惟天在上 / 水运宪著. --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404-8326-5

I. ①惟… II. ①水…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52099号

惟天在上 Wei Tian Zai Shang

作 者: 水运宪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龚湘海 刘雪琳

内文设计: 吴学军 李劲扬 刘春瑶 涂 灵 李 卓

制 版: 嘉泽文化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04)

<http://www.hnwy.net>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1.5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3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04-8326-5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侵权必究

序

水哥的好玩与好玩的水哥

龚曙光

这篇序文，是我跟水哥讨来的。

年前和水哥小聚，水哥言及出散文集，我竟脱口而出：“我来写序，写得好玩点。”

话一出口便后悔了，因为要将水哥写得好玩，还真不是件简单事。

初识水哥抑或与他泛泛之交的人，大抵都不会觉得水哥是个好玩的人。水哥长得眉清目朗，身直背挺，模样英气逼人，中规中矩的皮囊让人难有亲近感；水哥行事认真，举止高调，衣着考究，排场光鲜，腔调正儿八经，豪气逼人的气质让人难有欢喜感；水哥写戏编故事，架势足铺陈满，推动强劲，收放有度，框架周正结实，才气逼人的文本让人难有轻松感。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名人，有英气豪气才气而少了欢喜感、亲近感和轻松感，怎么能让人觉得好玩呢？

和水哥的相识是因为文学，相知却是因为非文学。

水哥几乎是横空出世的。小说《祸起萧墙》、话剧《为了幸福，干杯！》、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每一个作品都在不同的行当里振聋发聩，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虽然当时的文学湘军兵强马壮，

应丰、古华、蔚林、少功、残雪、立伟等都脱颖而出，卓然成家，水哥却不甘将自己落位生根，始终独行侠一般穿行在多个创作领域。

那时节，我还在搞文学评论，因对少功、残雪、立伟乃至整个实验文学所做的研究，被张炜寄望为中国文坛未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我认识张炜是在一次关于《古船》的研讨会上，他听完我的发言竟站起来说：“如果中国未来能出个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个人一定是龚曙光。”结果当然与其预言相左，所以张炜一直对我离开文学界耿耿于怀，每回见我便是：“曙光可惜了，可惜了！”

那时我当然也关注到了水哥。水哥是那种你想不关注都不行的文学存在，但我并没有因此走近他。一方面因为那时的我是一个文本主义，甚至是文体主义者，对水哥以故事取胜的述事方式缺少认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水哥的不易亲近。

后来水哥下了海，在南方海边的一座小城兴办了一家大公司，据说注册资本上亿，可用资金要多少投多少。记得水哥从海滨回长沙，一个庞大的豪车队开进作协那狭小而寒碜的院子。水哥从豪车走出来，风衣墨镜、随从护卫，那仪仗、那行头，好一副许文强行走上海滩的样子。

就在那一刻，我看到了水哥作古正经背后好玩的那一面，感到了他那颗名作家头衔包裹不住的少年顽劣之心，还领悟到水哥在认认真真做完每件事情之后对这些事情的不在意。水哥做事的正儿八经、一丝不苟是为了享受做事的过程，对其结果却并不怎么放在心上，就像我们常说的猴子掰苞谷，掰一个扔一个，手中永远有一个在用心用力掰。

文人下海，大都会十分纠结，捧着自己的作品思来想去，半天作不出决定来。水哥却将他那些引以自豪的作品一扔，转身扑进海里。弃文从商于他来说就像他写完小说写戏剧、写完戏剧写影视一样简单，想写什么写什么，写什么快乐写什么，随心所欲，并不太为声名所绊。水哥下海大抵也就是在那一段日子觉得做生意好玩，想试上一

把，至于成功与否，赚钱多寡，其实他并未认真盘算。几年之后，玩腻了，又扔了公司洗脚上岸。至于文坛怎么说，江湖怎么看，还真没有放在心上。文人下海的并不少，成的有，败的有，但如水哥一样去也只为好玩回也只为好玩，始终把成败置之度外的却着实不多。

这便是水哥的真性情，也便是水哥的好玩处。

后来我下海从商，的确是因为水哥的启示。只是我至今仍在海里，水哥却已站在岸上时不时笑话我。相望于文坛、相惜于江湖，我与水哥也就是因为这一份“江湖之近”而成挚友。

那年张贤亮来长沙，水哥陪他来找我玩。几天下来，贤亮乐不思陇，实在不得不走了，才依依不舍地说：“你们俩来宁夏，我们好好玩。好好玩！”宁夏毕竟偏远，要去还真得下个决心，但每次与水哥见面，第一句话便是：“我们答应了贤亮去玩的，他一直等着呢！”在我看来是贤亮随口而出的一句客套话，水哥却始终当作是对朋友的一个承诺，心里老是放它不下。后来我和水哥去了，贤亮果然兴高采烈，又是陪餐，又是陪游，又是题字，整整一天黏在一起。其实那时贤亮病已很重，生活中烦心的事也不少，但那一天他是真开心，开心得像个孩子。没多久贤亮便走了，水哥怕我不知道，特意跑来告诉我，其实是想排解思念的痛苦，不停地讲贤亮生前那些充满传奇意味的故事，分别时还叨念：“上次我们幸好去了，不然我们就永远欠着贤亮了！那是一份情义，怎么欠得起呵！”

还有一次张炜来长沙，我和水哥陪他谒柳子庙和屈子祠，一路上都谈些沉重的文化话题。张炜原本是个沉郁的人，我不想让他沉浸在感伤氛围中，便扯开话题，请他给我写几幅字，比如郁达夫当年撰写的“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水哥听了，说这对联也要一副。张炜写好寄我，正好一个朋友看见拿走了。我以为这事水哥忘了，便再不提起。大约过了一年多，他跑过来拿，我说没了，他硬是不依不饶，说：“你答应的事怎么可以不兑现呢？”直到后来我让张炜再写了给他，才算了结。

这本散文集所收的文章，记载的大体都是这一类故事。有些人的散文爱抒情，有些人的散文爱说理，水哥的散文，一如他的其他文体只钟情于故事。不论是浓墨重彩的庄重叙事，还是轻描淡写的随意记述，看似在写别人，其实水哥自己才是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在文学圈中也好，在生活圈中也罢，水哥都会在他作古正经的外表下时不时露出随性乃至任性的好玩处来。读过这些散文，当然能更好地理解水哥的创作，但更重要的还是理解水哥本人——这个细节较真却又大局随性的人，这个享受过程却又轻慢结果的人，这个重视然诺却又不避是非的人，这个膜拜英雄却又每每将坏蛋写得比英雄更英雄的人……

感受水哥的好玩，是需要相处的，相处久了深了，水哥便自然是好玩的水哥。

阅读，便是一种相处。

目 录 Contents

序

水哥的好玩与好玩的水哥 龚曙光……I

回望珞珈山……001

“惟天在上”……014

西山归来话茅奖……021

弥足珍贵的聘书……026

从“以假乱真”到“弄假成真”……030

岳麓山下一段缘……035

有关乾州鸭的记忆与遐想……040

飞越时空向坦途（访台实录之一）……044

团长何其难当（访台实录之二）……051

台湾其实很好玩（访台实录之三）……061

台北遇险（访台实录之四）……070

乡长秦孝仪（访台实录之五）……080

“抬杠”出哲理（访台实录之六）……088

我与武康路113号——怀念巴金及其他……097

诗篇共谁吟——怀念好友莫应丰……	108
一路拾珠——余光中三湘行……	126
苦到极致悟出甜——女作家贺晓彤印象记……	133
沉重的礼物……	136
危机前十八分钟——聊聊我的警察朋友……	141
阵地因何失守——少功与立伟的方言对话……	148
何许人正在挟文学为大用……	153
有关良心的职责与无关职责的良心……	158
男人的痛处……	164
社会时尚中的文化元素……	168
哀莫大于冷漠……	173
维吾尔小伙的血……	179
书祭……	183
怜子如何不丈夫……	188
真忙与瞎忙……	195
清风明月说博客……	203
猛洞河，男人的河……	207
情有独钟张家界……	213
感觉大武汉……	222

客乡音韵品梅州·····	233
印象水府庙·····	239
历史长河中的大金王朝·····	243
不舍是惠州·····	249
盐田散记·····	254
悠然走攸州·····	259
传奇之魂·····	266
汕头印象·····	271
朋友多了路好走·····	276
一位先哲与一座山村·····	280
乡关何处是（寻根日记之一）·····	285
家乡并不遥远（寻根日记之二）·····	289
亲人全在心间（寻根日记之三）·····	292
心愿如此凝重（寻根日记之四）·····	299
数典不忘祖宗（寻根日记之五）·····	307

后记

水运宪的状态 蔡测海·····	315
于男人是美誉 刘醒龙·····	318
跨越界限，挑战自我——水运宪其人其文 李美皆·····	322

回望珞珈山

1985年对于我来说有点特别，这一年发生了三件大事，非常具体地改变了我的命运。尤其是第三件。

那年春初，我的个人生活正在发生裂变。列车忽地脱离了轨道，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四下迷茫，无所去从，此为大事之一。正好又接到组织部门的调令，让我到省作家协会报到，去做一名职业作家，这便是第二件大事。由此又衍生出一桩干净斯文的“交易”，原单位省广电局的领导不想放人，但是我已去意弥坚，他们无法强留，便提出一个条件，希望我去完成一项宏大的写作任务。合同书都印出来了，稿酬也比较可观，显然这是同意我调走的前提，索性欣然接受，然后只身前往湘西山区采访。一去就是七个多

月，与世隔绝一般。后来因为我的胃大出血，当地医院喝令要动刀切除，十分地吓人，我便回到省会一家部队医院治疗。在那间有单独浴室的高干病房里，我将七个月苦心积累的素材细致梳理了好多遍，扬开想象的翅膀，潜心写完了《乌龙山剿匪记》。这部作品两年后在全国各级电视台热播，从此火爆了二十好几年，倒让我始料未及。

第三件事来得纯属偶然。有一天我去文联取信，遇上了谭谈、古华两位朋友，他们无意中说起了去武汉上学的事情。谭谈问古华去不去，古华说，他已经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读过一年，不去。谭谈也觉得年纪不轻了，要做的事情又多，他也不想去。那时候作协的专业作家队伍刚刚建立，朋友们平时各忙各的事，不开会一般很少碰头，所以我对他们说的事情也全然不知。一打听才知道，武汉大学正准备接纳插班生。其中有个作家班，据说是武大校长和中国作协领导达成的共识，目的是想让作家“学者化”。

如此重大的一件事情，若不是道听途说，还真会与我交臂错失。鬼使神差，偏偏那天去了作协，可见我命中注定与珞珈山有此一缘。说心里话，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我都非常想去读几年书。虽然我在别人眼里似乎已经功成名就，自己却感到不能再往下写，必须得有个沉淀和思考过程。况且当时突然失去了羁绊，脑子里也腾出了空白，很有一股求知的欲望。我明白，如果不抓住那个机会，往后就再也不可能沉下心系统地读些书了。只是不知道读这个班是不是还需要一些优良条件，要不然怎么只有他们两个而没有我呢？犹豫了好久才问谭谈：如果你们不去，能不能考虑让我去？谭谈那时候就是省作协常务副主席了，说话很有余地，“应该可以吧？我跟他们商量一下。”然后认真地告诉我，“不一定去了就能

上学，还要参加考试呢。”古华帮我讲了句话，“没问题。他在中央戏剧学院上过两年学，应该考得取。”于是我就一担行囊去了武汉珞珈山。

报到那天，我最关心的是班上有哪些熟悉的朋友。作家之间有个特殊的现象，大家都熟悉相互的名字，见面的机会却很难得。除了同省去的谭元亨、吴雪恼，其他见过面的也就那么一两位。开班那天到齐了亮相，大多数人却又似曾相识，只是记不准在哪里见过。我实在没有和江西的陈世旭一起开过笔会，但是一见面就觉得很面熟。这事有点不可理喻，神交久了，音容相貌居然能在脑子里勾画得八九不离十。熊召政也属于被勾画过的。还有“麦客”邵振国，我早就知道他跟我还是同年老庚。

北方来了不少作家，他们则是另一种风范。黑龙江过来的刘亚舟，黑黝黝一尊铁塔。罗辰生是北京《东方少年》的主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做儿童文学的竟然有一副高大魁伟的胡马身躯。山东来的李延国，虽然不算威猛，大汉气概似乎与生俱来，说话相当抑扬顿挫，却是极其难懂的一口胶东腔调。

特例也是有的。正如南方也有大个子一样，来自黑龙江的袁厚春就单瘦得如一介江南秀士。他的长篇报告文学《省委第一书记》与我的《祸起萧墙》同一届获全国文学大奖，所以我确实亲眼见过他而并非意念勾画。那时候他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工作，开颁奖会的时候推着一辆小车，谦虚谨慎地往每个房间赠送《昆仑》杂志。当时有人介绍说他也是一位获奖作家，我就觉得奇怪，非常注意地打量过他那张劳动人民朴实而又忠厚的脸。尽管那时候他一身戎装，但我还是把他记住了，一见面就认得出来。

袁厚春的面相不仅能博得我一个人的信任，成立班委会的时

候，全体同学都举了手，一致推选他为班长，可见那是一张极具亲和力的面孔。只是我被推选为学习委员就不知道是凭什么了，肯定不是因为面相的原因。陈世旭、熊召政、高尔品、朱秀海、谢鲁勃，还有好多同学外形上都比我有魅力得多。一直读到毕业，我才想明白了大致的原因，当时武大已经推行了学分制，选课自由，各拣喜爱，拿够学分就可以毕业，因此学习委员实在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随便推举个歪瓜裂枣都行。绝对无伤大雅。

学校方面考虑问题相当人性化，入学后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枚红色校徽。也许觉得我们班的学员年纪都老大不小的，再佩戴白校徽面子上就下不来了。其实这样对我们也不合适，红校徽是发给教职员工的，我们年龄再大毕竟还是学生。青葱是小菜，老姜同样也是小菜。有青葱学子，自然也有老姜学子嘛。当时我们还傻愣愣地感到很高兴，认为这是被人看得起。有一天傍晚我和几个同学到东湖旁边散步，一群戴白校徽的年轻学生朝我们看了好半天，然后议论说：喂，是不是学校炊事班换了一批厨师啊？这话让我听得清清楚楚，回到宿舍学给厚春听，笑得肚子疼。后来我就一直没有佩戴过那枚红校徽了。

我和厚春还是挺一见如故的，入学当晚我们就住进了同一间宿舍。此后几年休戚与共，至今情同手足。学校给了我们很好的居住条件，平时住八名学生的房间，只安排住两人。据说是研究生待遇。两张床两张书桌，空间还很富裕。我这人平时在生活方面有些臭讲究，喜欢带很多的衣服。每天早上挑选着穿哪一件，本身就是一种享受。而且所有的衣服都得用衣架悬挂起来，不想皱皱巴巴的凑合着穿，于是我也没有同厚春商量，就去水果湖商场买了一架带穿衣镜的大立柜。厚春带到学校去的衣服其实很少，只有两套军官

服，而且是毛涤混纺的面料，不怕皱，根本不用挂。为了不打击我的积极性，他还是有模有样地挂了进去。还没到一年，那衣柜就跟不上日渐膨胀的购物欲望了。越来越多的服装把那个衣柜挤得满满的，取件衣服都相当困难。

一般人都以为在那里面增加衣服的只会是我，其实他们的目光都还停留在过去阶段，以为作为高级军官的袁厚春是不会有购买欲的。尤其他来自东北农村，脸上写满了艰苦朴素的字样。对他的这些良好印象让我感到难过，实际上这是对我能量的严重低估，没看出来我是一个极具感染力的人。任何人与我同居一室，右一套左一套地诱惑，轻一句重一句地熏染，意志如磐石的人都终将茅塞顿开。袁厚春就是这样的，他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单调。一个大男人，光有那么两套军装，怎么的也谈不上五光十色。终于有一天，他站在那面穿衣镜前，拿出我的西装往身上一套，那心就动了，然后就跟我去商场。一去就不可收拾。

最先觉察出他发生变化的当然是他的太太。袁夫人还跟我提了抗议，说：我们家厚春跟着你变修了。那个“修”字是有时代特色的，今天的年轻人根本就听不明白。当时连我都觉得她那批评已经过时，就没放在心上。不料毕业第二年我在广州遇见厚春的时候，他走得比我还要远，居然一个人下榻在五星级的“中国大酒店”。西服笔挺自不必说，走到酒店任何一个场所他都不用付账，只需掏出一张紫色磁卡，霎时间就令服务生毕恭毕敬。当天晚上他留我在那间无比豪华的大套间住，洗完澡准备洗衬衣的时候，厚春一把就夺过去装进了一只洗衣袋。第二天服务生客客气气送回房间，就跟新买的一样。那高档包装袋让我感到十分不相配，我那件衬衣其实已经很旧了，还是“的确良”质地，只花了十二块钱。一问，洗

一次居然花掉了二十大洋，真正地将萝卜拌成了肉价钱。后来才知道，他那阵子接受了写报告文学的任务，写作对象就是酒店的老板，一名香港大亨。经费自然全是大亨包了的。这让我想起了去湘西的那次任务，我的写作对象却是已经被剿灭了的山区土匪，他们的亡灵显然不可能替我买单，于是那日子苦得令人吐清水。都熬得胃出血了，差点就让边远地区的医师切掉了我的胃。

尤其在那次去广州之前我还不知道用卡是怎么回事。至今一掏出磁卡就想到了中国大酒店，想到了袁厚春。有一种被他开发的感觉。不过我在心里也能找到平衡，毕竟你袁厚春第一次穿西装是在珞珈山跟我学的。打领带也是我教的你，要不然你袁大校很可能还在用军队上那种叫“一拉得”的领带圈。

我的那只大衣柜除了储存衣服之外，还发挥出了更多的妙用。西北来的军旅作家李斌奎就特别爱从镜子中欣赏自己。他每到我们宿舍来找班长有事，那眼睛从来不看班长，更不看我。一边说事儿一边用眼睛瞟着穿衣镜，还一个劲地用手去捋额前开始稀疏的头发。

更有趣味的是吴雪恼。我的这位苗族同学喜欢玩扑克，晚餐之余，他总是拎一只小板凳走进来，吆喝着要玩一会儿牌。当时那种玩法叫什么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是一个人喊庄，其他三个人打庄家一个。打够了分，庄家就赔给三个人；分没打够，三个人都得赔给庄家。雪恼性子刚烈，总是包着庄自己打。问题是他老喜欢背靠着我的大衣柜坐。还说他的腰受过伤，得靠着点东西坐才舒服。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也就只好让着他。然后他的麻烦也就随之而来。他手里抓了些什么牌，其他三个人都可以从穿衣镜里面看得一清二楚。其结果可想而知，这位苗族老兄在我房间打牌基本上就

没有赢的记录。那时候也兴点小赌注，以食堂的饭菜票做押。吴雪恼经常是把身上的米和菜输得赤条精光，然后满脸涨得通红地站起身来，提起小板凳就往外走。又不甘心，老是用一种怀疑的眼光回头看着我们三个人，气鼓牢骚地说：不行！你们几个人肯定搞了我的鬼！至于搞了什么鬼，四个人当中只有他自己始终没有想明白。

这只可爱而又搞笑的大衣柜，最后离开学校的时候我没有将它带走，而是连同我上学用的自行车送给我们班的英语老师毛峰了。毛老师是湖南益阳人，对我们特别用心。英语是我们的必修课，但是有的同学根本啃不动，就申报到系里，请求让少数几个同学免修。吴雪恼君就是其中一个。那种时候他倒是把我当学习委员对待，一本正经地跟我诉说苦衷。看在他饭菜票输得也还痛快的面子上，我就去找了毛老师，开玩笑地说：他懂苗语，是否可以等同于掌握了一门外语？毛老师放肆笑，然后很慈善地同意了。

好多年后，突然听武汉的同学说毛峰老师猝然去世了。这一噩耗确实让我们扼腕痛惜了好长一段时间。论年龄他跟我们实在差不了一两岁。比起我们班上年纪大的同学来，毛峰老师甚至还小了不少。

武汉大学的校区相当大。我们住在东湖旁边，当时叫“湖滨八舍”。那地方依山傍水环境很好，却离所有的教学楼都有比较远的路程。我选修的课很杂乱，除了本系的课程之外，还选修了哲学系、历史系、经济管理、图书馆系多门课程。考虑到每天都要走很多路，我就把自行车托运到学校，这样就快捷多了。厚春觉得这个办法好，也就动了心。但是他比我大方，索性在武汉买了一辆新自行车。他其实很会计划：“毕业后再托回北京去，二儿子正好缺一辆车。”